

自传体小说



# 追梦俄罗斯

ZHUIMENG  
E'LUOSI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人怀揣梦想勇闯俄罗斯，  
在经济博弈中完成一个个新时代的商业战役。

吴人醒 ◆ 著



献给  
所有为梦想  
打拼的人

最真实  
的情感巨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俄罗斯经商期间，  
历尽艰辛，排除重重阻遏，终于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  
**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事业的振兴，悄悄地推波助澜**

亲情、爱情、友情，萦绕于心的悲欢离合，  
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都化作斑驳的记忆  
散落在异国的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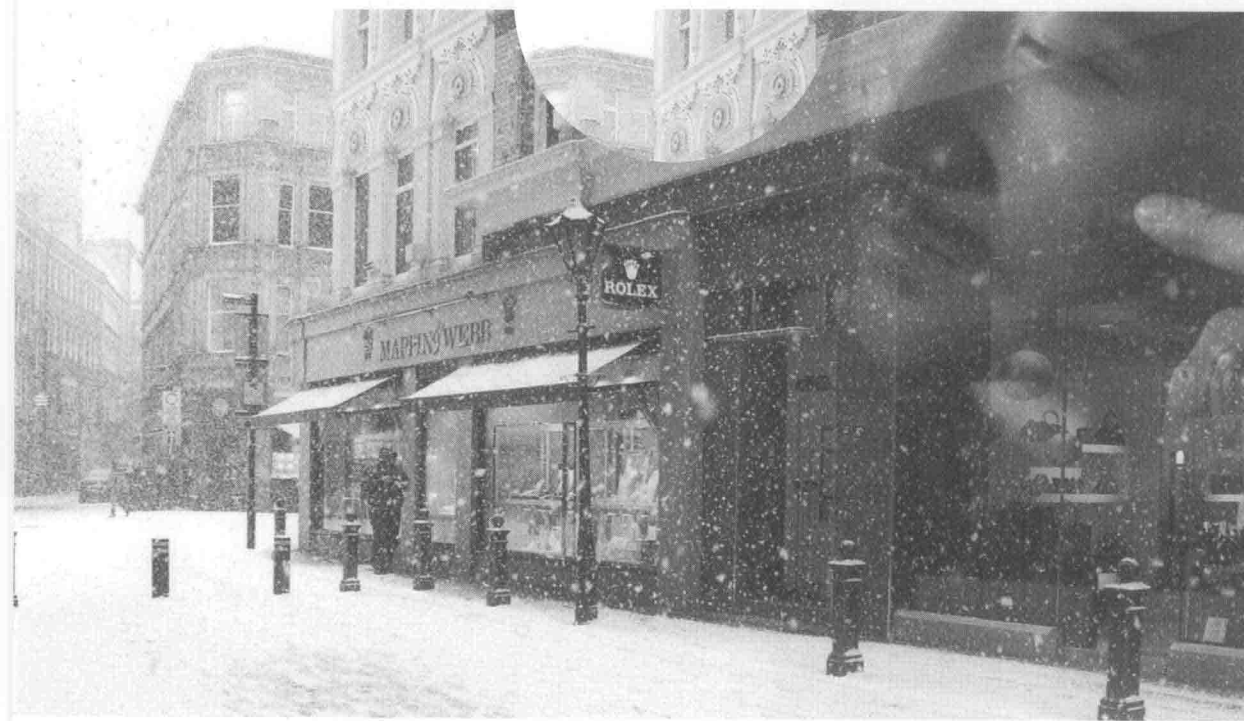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 追梦俄罗斯

ZHUIMENG  
E'LUOSI

吴人醒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追梦俄罗斯 / 吴人醒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34-5648-0

I. ①追… II. ①吴… III. ①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274032号

---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董满强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 发行部 )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2.5 字数: 9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前言

政策的英明，决定国家的命运。

人民的气质，造就民族的灵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人承袭前几代革命家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勇闯国外，在经济博弈中完成一个个新时代的商业战役，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事业的振兴，悄悄地推波助澜……

本人用简短拙笨的笔迹，记载了默默无闻的几个民间小人物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俄罗斯经商期间，历尽艰辛，排除重重阻遏，由小商贩成长为企业家的创业过程。





同时也叙写着他们面对亲情、爱情、友情那些悲欢离合，  
魂牵梦绕、难以取舍的真实情怀。

希望本书能成为新一代青年人之鉴！

吴人醒



# 目 录



1901年俄国文学 / 101

1902年俄国文学 / 101

1903年俄国文学 / 101

前 言 / 101

1904年俄国文学 / 101

第一章 中途辍学 / 001

第二章 旅游贸易 / 011

第三章 唐老鸭先生 / 019

第四章 独在异乡 / 027

第五章 俄罗斯姑娘 / 037

第六章 果菜出口 / 047

第七章 冷冻厂风波 /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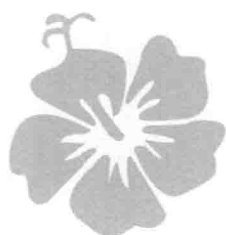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残疾人工厂 / 065

第九章 命途多舛 / 075





- 第十章 木材与重轨 / 083
- 第十一章 服装与窗纱 / 093
- 第十二章 新市场建成 / 103
- 第十三章 娜塔莎变心 / 113
- 第十四章 何加殿教授 / 123
- 第十五章 甄琼被骗回国 / 131
- 第十六章 春节团聚 / 141
- 第十七章 生意失利 / 151
- 第十八章 建水泥厂失败 / 159
- 第十九章 购买格林莱煤矿 / 169
- 第二十章 最后的抉择 / 177



# 第一章 中途辍学



三

章

中

和

新

學



时值一九九二年，国家改革开放伊始。

沉寂了近四十年的边陲小镇满洲里，由于对外开放活跃起来。

大街上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俄罗斯人购物，那红绿相间的中国产大号棉大衣穿在他们身上又特别惹眼。沿街叫卖的中国小商贩手里拿着各色商品，追逐着俄罗斯人喊“得路克”（朋友）。一瓶啤酒塞到“得路克”手中就能收回五元钱。

旅店、饭店天天客人爆满，当地居民能利用上的房子一律租出了好价钱。

形形色色的真假“大款”衣冠楚楚，挎着“小蜜”，一派神气十足的样子，频频出现在公共场所。其实，他们





主要的业务还是靠招摇撞骗。

不过也确实有人用几百件劣质羽绒服换回整火车的木材，用三两百件皮夹克换回一辆崭新的“莫斯科人”轿车。旅游背包的赶上运气好一次也能挣上三五千元人民币，一个月跑上三四次挣上万儿八千的没问题。

这时候，有一位家住内蒙古满洲里市的青年人，他名字叫李刚，正在哈尔滨黑大俄语系读大二。也许是家乡的变化影响着他的思绪，也许是因为厌倦了枯燥的学习生活，他觉得没有信心坚持后两年的本科学业了。

上课时他心不在焉，脑海中重复着少年时美好的梦想，而一个个美梦又如肥皂泡般纷纷破灭……最好的音乐对他来说只有下课的铃声。

他性格内向，不愿与同学多交往，特别是看不惯富家子弟的骄狂。唯独有来往的是他同班的女友甄琼，甄琼是农村的孩子，由于学年初交不起学费准备退学，是李刚用上学期的奖学金资助她渡过了难关。甄琼非常感激他，而李刚自己知道，要过一年省吃俭用的苦日子了。

他逃课了，漫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直大街上。他想

向父母亲表白自己的想法，又觉得似乎没有勇气。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司职员。因为他自幼聪明，而唯一的二弟一向比较顽皮，不愿学习，父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用微薄的工资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盼望他有朝一日能学有成就，改变家庭的面貌。然而一旦退学，父母的一切努力与期盼都将付之东流。

春风吹散了他的头发，苍白的面容、深陷的眼窝、凸起的额头与眉骨使他显得瘦削而憔悴。

他漫步到公共汽车站旁，他想回学校，又想上汽车奔火车站，然后回满洲里家中。他心里没有了主意，只是呆呆地站着。上车的人一点不讲秩序，乱拥乱挤的。他向僻静处挪了几步，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在想：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一个个奔忙碌碌的，难道这就是生活吗？他又突然感觉到自己也只是其中的一员，多么渺小！附近停下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开车的是一位身穿笔挺西装的中年男人。只见那个人下车后，彬彬有礼地把身边装束时髦的女郎扶下车——这就是所谓的大款吗？有汽车，有钱，身边有漂亮的女人。做人应该像这样子，他想着。





上车的人开始少了一些，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登上了通往火车站的汽车。

母亲得知他要退学的想法十分惊诧，并坚决反对。父亲吸着烟，面色阴沉。最后表态：你还是仔细考虑一下，过两天再说吧。

第二天，李刚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胡饶。胡饶非常热情，立刻邀请他去中旅大酒店吃饭。时近中午，楼上的单间已经没有位置，他们在楼下有隔断的酒吧间坐下来。服务员给他们倒上两杯茶和两杯啤酒。胡饶干了一杯啤酒说：“李刚，你看现在这个热闹劲，还上什么学？该是咱们哥们儿露一手的时候了。”李刚没吱声，只是慢慢地喝着茶水。

“最近几个月，老弟你知道我……咳、咳……我挣了多少钱？三万块，整整三万块！”李刚发现，胡饶说话仍然是上学时的样子，总是直吭哧，鼻音很重。灰色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好像不太合体，与那红领带的颜色又是那么不协调。他脸色依然黝黑，只是有了些光泽，头发也梳得锃亮。来时骑着崭新的嘉陵摩托，手里拿着“砖头”手机，看来

他确实是发财了。李刚自己在想：难道这就是当年的胡饶吗？记得那时候，一到冬季他鼻涕几乎要流到外面。因为考试经常不及格被老师训斥是常事，同学们很少叫他名字，都习惯叫他胡闹……现在竟然全都变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从去年春季开始，我就和一个哥们儿在满洲里木材转运站混，从俄罗斯司机手里接汽车配件，再转卖给商店，挺挣钱的。”胡饶说着话又吭哧了两声。

“那天两个俄罗斯司机带过来五百多公斤铜线，非卖给我不可，说是不认识别人。我由于不懂行情不敢接，不接又怕因为这点事得罪了这两个客户，就猛压他价。讲到五元钱一公斤，再讲不下去了。我把所有的钱都凑到一起，勉强够买这点铜，心想这下要赔了可就彻底完蛋。没料到，几天后我二十二元一公斤卖给了外地铜贩子，铜贩子说这是紫铜，再有多少都要。”胡饶手舞足蹈，说话也流利多了。

“一下子我就挣了一万多，把我乐蒙了。吭……吭……将来我想去俄罗斯做大买卖，你要是愿意合伙我可以带着





你，你先向你爸要几万做本钱。”

“我先跟你跑几天转运站怎么样？这不也挺挣钱吗。”

李刚说。

胡饶犹豫了一下：“不行，不行。现在俄罗斯人带的货少了，中国海关查得紧。再说他们把行情都已经摸透了，便宜货很难买到……唉，李刚，我发现旅游背包挺不错，听说一次能挣好几千块。你先跑两趟，锻炼一下俄语。别看 you 上过学，俄语学到我这两下子至少你还得半年，然后才能同俄罗斯人打交道。”

隔壁包厢内的几个客人太不懂礼貌，在公共场所也大喊大叫：“化肥？有！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我刚给河北保定发走五个车皮……”

这时重重的一响，好像是拳头砸在桌面上，酒杯、筷子震得哗哗响。

“太棒了！我一次能接十个车皮……不，十五个！十五个没问题。”

“这样吧，一样一样来。你先把 I 手中这五车废钢接走。不过……款，我需要现款。什么？十天？那就免谈……

实话跟你说吧哥们儿，拿现钱的好几份儿我都没卖，为了照顾张哥的面子我才抽时间和你谈生意。你知道我跟张哥啥关系？那是钢铁的友谊……”

他们觉得太吵，准备要离开。这时李刚发现胡饶已是喝得跌跌撞撞，忘了结账的事。他翻了翻兜里的钱，还不错，刚好够付饭费。他自己去收款台交了钱，走出酒店时，发现胡饶已经不在，便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